



荣毅仁

计泓赓◎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RONG YIREN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著

RONG YIREN

荣毅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荣毅仁/计泓赓著. —2版.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5

ISBN 7-5073-2107-X

I. 荣... II. 计... III. 荣毅仁-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781 号

荣毅仁

著 者/计泓赓

责任编辑/刘 敏

封面设计/80 零·小贾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销售热线/6309701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700×960mm 16 开 28 印张 360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5073-2107-X 定价: 4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1 荣巷少年

出生在荣家发迹之时
荣氏旧居和“荣居楼”
“小无锡”勇闯大上海
梅园恋
聪明顽皮的“小大王”
豁然洞旁读书声

35 一见倾心

传奇式的罗曼史
“约大”的活动家
半新半老 珠联璧合

43 不好当的“小开”

假期学生意

47 盛极一时的背后

57 “抑止不了心底的愤怒”

67 官匪同台演双簧

特殊的“黄金时代”
上海滩最大的绑票案

79 夭折的审判

CONTENTS 目录

- 85 浦江春潮
初识中共
三个幽灵 三大难题
强大的磁石
- 103 陈老总作客荣公馆
去得去不得？
落井下石和井中救人
竹筒倒豆子 调整公私关系
毛泽东的客人
- 117 “武戏文唱”
“303”和背靠背
毛泽东说：何必那么小气！
- 125 爱国老人远行
- 131 两只脚都进门槛了
命运和前途
红艳艳的“喜”“喜”“喜”！
“我来了”
“请投荣毅仁一票”
- 147 “这是金钱也买不到的信任”
- 153 “小开派”挨整

159

老板下乡

167

“真正的知识在下面”

“胞波”之情第一位

周恩来的电话

“王胡子”，我们的挚友！

179

跟定，跟定，矢志不渝！

死去活来

施巧计保护大老板

患难知己

第一次动真火

总理点名

亲密的邻居

RONG YIREN

191

小平点将

老帅识英才

开放的号角响了

203

“拣了个酸果子吃”

阳关道和独木桥

“这次是真有实权”

第一次组团出访

“尚方宝剑”

赵丹要荣老板请客

215

“CITIC”亮相

叶帅光临 群贤毕至

- “老荣”和“荣老板”
“CITIC”标徽和“CITIC先生”
- 225 “吃第一只螃蟹”的滋味
借蛋孵鸡救“仪征”
“向导”“参谋”“军师”
白捡了400辆汽车
房地产敢不敢碰？
在夹缝中冲出去
“雷刚找党代表”
总设计师给定了位
- 245 “了却一笔历史旧账”
- 253 万里团圆
历史佳话，党的策动
最高的奖赏
拳拳赤子情
心系北京 情系北京
寻梦之旅
伟哉中华
故乡！故乡！
乐农的心
梅园锦园总关情
桃李芬芳忆先辈
赤子肺腑言
爱国爱乡情不已
宝界落双虹，祖孙三代心

- 283 从“下海”到“出洋”
跃入国际大市场“游泳”
震撼人心的几个漂亮仗
- 291 不是“官倒”，不怕反“官倒”
- 297 不寻常的“生日”，不寻常的会
用自己特殊身份为国家多做点事
领导人与外宾轻松幽默的交谈
- 307 从“十八盘”到康庄道
- 311 “福星”上天
一飞冲天，大壮国威！
“亚星”的故事刚刚开始
- 325 “别人替代不了”
放不下的贺年卡
他的一个小本本
基辛格的挚友
NHK 何以青睐？
“我们是三条龙”
“我已来中国 142 次了”
“两个雅柯卡”
最讲国格人格
执著的爱

RONG YIREN

- 353 一流之人，识一流之善
为什么一帮竟帮下去了？
“三自方针”，两座大厦
- 361 立一个形象，树一种风格
急救病床上的鼾声
32字重千斤！
常把自己摆进去
- 375 躲生日，躲出了大榭岛开发
- 381 四合院里的情趣
相知相爱到白头
讲究而不浪费
又宽厚又严格
“我们四代人都在荣家”
- 391 荣家的殊荣
情满董事会
震撼国内外
- 403 后 记

荣巷少年

RONGXIANG SHAONIAN

荣毅仁 • 1916-2005

出生在荣家发迹之时

荣毅仁出生的1916年，正是荣氏企业兴旺发达的年月。

1916年前后，父亲荣德生、伯父荣宗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无暇东顾之际，大展宏图，办起了一个又一个面粉厂、纺织厂，荣氏企业大大发迹了。人说荣毅仁生逢其时。

荣毅仁的生日是5月1日，即农历丙辰三月廿九。

“我出生在无锡荣巷老家，是‘乡下人’。”1987年12月12日荣毅仁在他北京的寓所对来访者谈起他的身世时，不无幽默地这样说。

荣巷，在无锡西乡，惠山山麓，五里湖畔，北靠龙山，南临太湖，河网密布，土地肥沃。荣巷分上荣巷、中荣巷、下荣巷。荣毅仁祖居在下荣巷。这里是典型的江南小镇。环视周边：青山碧水景色美，吴侬软语处处闻，充满着浓郁的江南情调。

说起荣毅仁的祖籍，他父亲荣德生在《乐农纪事续编》^①写过一段话：

“吾族自始迁祖水濂公明初至锡，累微不仕，务农守分，至庭芳公业商致富。至余兄弟，实由商转入实业，而逐渐扩充，事业几满天下。然宗未尝忘农，故取别字曰‘乐农’，不敢忘祖业也。”



荣德生

^① “乐农”是荣德生别号。《乐农纪事》和《乐农纪事续编》全称为《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前者是1875-1934年60年间的纪事，于1944年荣德生70大寿时由四儿荣毅仁付印，分赠亲友，钱基厚（钱孙卿）为之作序；续编是1935-1949年15年间的纪事，没有正式印行。两本纪事均为事后追记。有人认为纪事实际就是荣氏家族年谱，荣德生说：“我是一个工商业者，无文章事功可以传世，区区纪事，不过等于日记、月记，何敢言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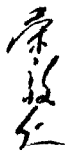
至于明初以前从什么地方搬至无锡，《乐农纪事续编》没有细说。无锡市图书馆收藏的荣氏宗谱，是荣福龄和荣德生等续修的。宗谱详细记载了荣氏宗族在历代朝廷中所任官职和重要经历，并配有各种画像、服饰和插图等。宗谱表明，荣氏祖籍是山东历城而不是无锡。据说当时共印了200套，每套30本。水濂公名荣清，字逸泉，号水濂。是荣氏近祖第14世。荣清“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廉洁，喜游览，每独行清旷闲雅之区。”^①他秉性不愿做官，明正統初年，他外出旅游，从湖北沿江东游，经金陵（南京）来到无锡，看到这里如诗如画的风光，感叹道：“余生平所慕，不图于此得之。”遂选择在惠山南麓长清里梁溪河一带定居，这就是梁溪荣氏的发轫。水濂公的居室叫“水濂庵”，当时还有以水濂命名的“水濂街”“水濂桥”。荣清有3个儿子：继先、承先、念先，居住地依次称为“上荣”“中荣”“下荣”，这就是“荣巷”的由来。

现今在荣巷西浜，仍竖有一块1米多高、30多厘米宽的石碑，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字迹已模糊不清。但如顺着石刻笔迹，用粉笔描之，就能复现“天降山海”四个大字，这是水濂公荣清的手笔。据说当时荣清立的石碑共有20多块。立在西浜的这块，现在有的居民还能告诉你这样的传说：当年西浜一带时常失火，水濂公就书刻“天降山海”石碑用来镇火，所以石碑又叫“镇火石”。

水濂公迷恋无锡是很自然的。无锡这颗太湖明珠，风光旖旎，是江南有名的鱼米之乡。早在公元前1044年西周初期，周太王长子泰伯，为把王位禅让给小弟季历及其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就来到无锡梅里（今无锡东梅村）隐居，创立了句吴国。如今在东梅村鸿山还有泰伯墓等遗迹。春秋时期，吴越两国在太湖一带交战，越国战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灭了吴国。越灭吴后，越国大夫范蠡功成身退，隐居民间，泛舟于无锡五里湖上，故后来五里湖又名蠡湖。从秦汉到两晋、南北朝，到宋、元、明、清，在无锡都留有许多古迹和珍贵文物。历史上无锡曾有“布码头”之说。无锡又是我国有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无锡还有一段流传已久的趣闻。在秦始皇时代，惠山东峰盛产铅锡，因而得名“锡山”。到汉高祖在锡山设县治时，因锡山不再产锡，就改名为“无锡县”。公元9—23年，王莽执政期间，锡山再次出锡，县名又改为“有锡县”。相传在这个时候有个打柴人在山上挖到一块石头，上面刻着铭文：“有锡兵，天下争；无

^① 明嘉靖湖州太守陈幼学：《水濂先生传》。



锡宁，天下靖。”意为无锡产锡，天下将乱；锡山锡尽，天下安宁。到公元25年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王朝，锡山矿源再次枯竭，地名又由“有锡县”改为“无锡县”。到解放以后，有一阵子又传出无锡有锡之说。人们戏谑地说：“为了讨个天下安宁，宁肯信其‘无’，不愿信其‘有’，地名就不必再改来改去了。”

荣氏旧居和“荣居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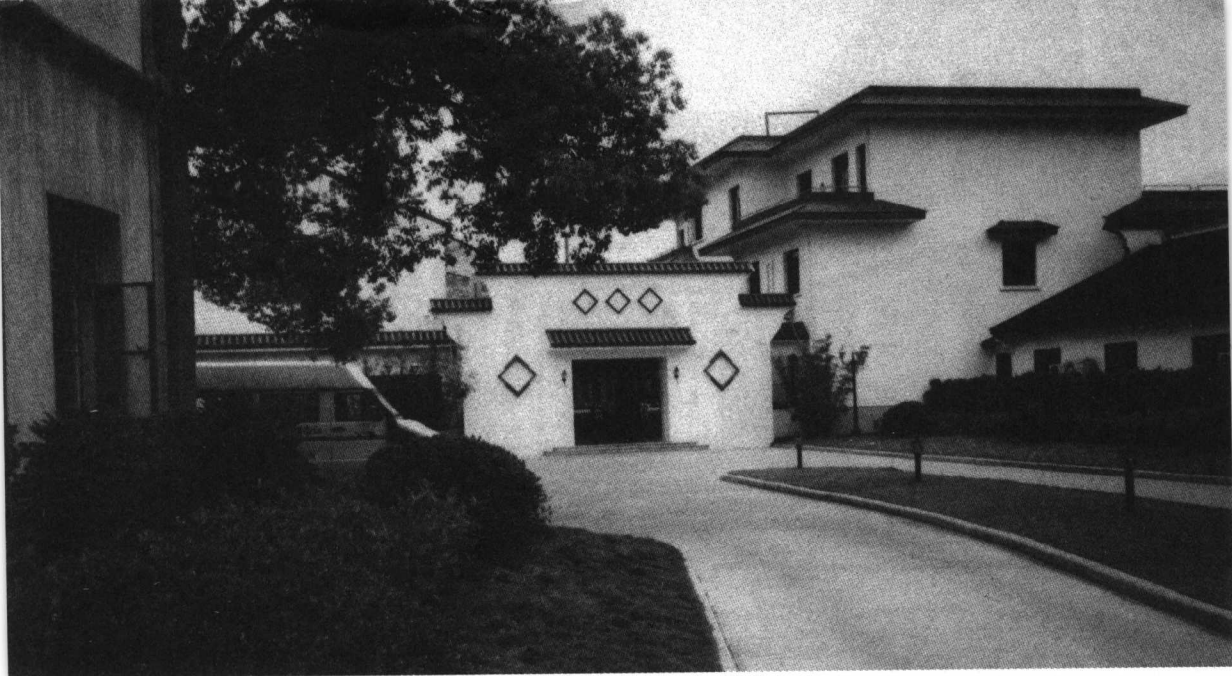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正像“包孕吴越”的太湖一样，无锡孕育着一代又一代名人雅士，富贾巨商。

荣毅仁说：“无锡老家共有三套房，第一套是老房；第二套是添出来的；第三套是后面的转盘楼。”

现在荣氏旧居已成为某部队驻地。经过修缮翻造，这里出现了高荣宾馆，内有“荣居楼”的大院落。在二层高的4号楼大厅里，立有一块落地灯座式的彩色玻璃镜架，上书“荣居楼简介”：简介左半部分是“荣居楼”1—4号楼的地理位置，右半部分是文字介绍。文内说：

荣居楼，缘由我国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故居而得名，含1—4号楼及荣宅，占地面积9660平方米，建筑面积3870平方米。

荣宗敬（1873—1938），荣德生（1875—1952）兄弟，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是驰名中外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荣氏兄弟故居（现3号楼）占地4亩，建有二层楼二进19间和照墙、披厦、围墙等，1907年春动工，次年初落成，3月迁入，购地、建房共耗资8000银元。现任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荣德生之子），1916年诞生于此。1907年前荣氏兄弟之宅为现4号楼西侧4间小平房（现称荣宅）。大公园图书馆（现2号楼西端），1916年荣德生建造，馆舍面积约400平方米。是我国第一个正规的乡村图书馆，抗战前夕，藏书达18万卷（册），抗战时期，藏书大部分散失，后略有补充。荣德生逝世后，荣毅仁遵照父亲遗愿，将馆藏53263卷（册）书刊悉数捐赠给无锡市图书馆。



无锡荣居楼（计泓康 摄）

荣氏兄弟建房情况，《乐农纪事》上均有记载。除上述 1907 年兴建的 19 间等外，1922 年又“添新屋，五间大厅及后楼，虽行拆支不做，改为厨房，西边造一亩半园，有‘两宜轩’，对面戏台。”

荣毅仁说：“我祖父荣熙泰在我出生前早就去世了（1896 年）。祖父跟着一位官员到广东，做收税的银钱师爷，伯父、父亲年轻时均在上海钱庄学过生意，后父亲跟着祖父到广东做过事。”

荣毅仁祖父荣熙泰，属“下荣”念先之后。曾入铁铺习业，为人忠厚，办事勤勉，为重振家业，他远出谋生，先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账房，光绪九年（1883 年）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在广东遇到在总督张之洞营务处任职的族叔荣俊业，荣俊业帮助过一位候补知府太仓人朱仲甫得磨刀口税吏的实缺，乃推荐荣熙泰同去。荣熙泰即当了磨刀口厘金局的账房，月薪 31 两 8 钱。荣氏与朱



荣家旧宅，天井小楼
(顾祚维摄)

氏的关系从此开始。后来荣熙泰又随朱几次调任，曾得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大差。到 1896 年返回无锡。荣熙泰在广东当厘卡的税吏时，官职虽然很小，但可是个肥缺，十多年在外的司账生涯，使他有了 6000 元的积蓄。这在一般人看来，还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便是日后他的两个儿子创办荣氏企业时原始资本的一个重要来源。

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字宗铨）出生于清光绪元年（1875 年），比他伯父荣宗敬（字宗锦）小两岁。祖母石氏是无锡北石巷的农家女儿，种桑养蚕，缫丝纺织，毕生勤劳，哺育宗敬、德生两兄弟和两个女儿，母亲的勤劳恭俭精神，给两兄弟以深刻影响。

荣宗敬自小即聪颖过人，老师称奇。可荣德生到 3 岁还不会说话，父母担心：“他会不会是哑巴？”，邻里嬉称他是“二木头”。可“二木头”并不“木”，而是有点大器晚成。平时他话虽不多，但却心灵手巧。两兄弟一起在私塾里学了《幼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礼记》等。放学回来，帮助母亲干家务农活。

荣毅仁说：“我父亲随祖父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当账房时，亲眼看到洋货如面粉进口都不收税，而中国人的

货反而要付税，很感不平。他当过北洋政府时期的国会议员，还当过省议员。正值他青年时代，接连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他对政治有看法，民族意识强，除了偶然场合外，他不愿穿西装，开始甚至连租界也不大愿意去。”

“你们两兄弟要齐心协力，就像这把茶壶，少了一个壶把，就不成其为茶壶了。”荣毅仁的祖父熙泰临终时，谆谆嘱咐两个儿子要手拉手，心连心，合力创办事业。荣氏兄弟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在几十年漫长岁月里，不管是风和日丽、春色满园之际，还是险象环生、惊涛澎湃之日，兄弟俩总是相依为命，同欢乐，共患难。当然，两房两大家子人，很长一段时间都住在一起，不会没有一点矛盾，但不是主要的，总的说来还比较和睦，这构成了荣氏大家庭的一大特色。我国民族工业的首户——荣氏企业的发轫、兴旺，和荣氏两兄弟的紧密团结是分不开的。

荣毅仁说：“我们荣氏大家庭尽管内部也有这样那样矛盾，但从总体看，情况是好的。我父亲遵循孔孟传统，忠、孝、悌、信，对兄长很尊重，兄弟关系较好。兄弟俩在认识上、经营上碰到矛盾时，往往用封建的伦理道德加以调和。”

“我父亲在无锡的时间多。我们回无锡时，常常可以见到他们老哥俩谈话谈得很投机，呱哩呱啦，有时我哥哥也能插上几句嘴；可是谈着，谈着，两人意见不一致了，这时，我父亲就对伯父说：‘到梅园去走走吧，去吧。’这样，紧张的气氛就冲淡了。我很少见到他们争吵。”

“我父亲沉着些。用新名词来讲，我父亲内向些，我伯父外向些。”

“小无锡”勇闯大上海

黄浦江，上海的母亲河，江水日夜流淌。历史的沧桑，上海的变迁，事物的兴衰，它是最好的见证人。

早在鸦片战争前，1832年6月20日，一艘伪装成中国商船的巡洋舰，受英国政府的指派，不顾清政府的禁海令，悄悄尾随中国帆船驶进了吴淞口。船上为首的，一个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林赛（Lindsay），一个是普鲁士传教士兼翻译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他们惊讶地发现，按照他们看到的进港船只计算，上海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主要港口之列。郭士立惊呼：“这样大的商业活

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太令人奇怪了。”^①

果然，10年后……

1842年，英国侵略者于鸦片战争后，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上海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一起，被辟为通商口岸，即通常所说的“五口通商”。从此，英帝国主义大摇大摆地进入上海。法国、美国不甘落后，分别于1844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同样取得了在“五口”的居住与贸易权。接着，俄、德、日、意等国也都先后在所谓“最惠国条款”的幌子下，与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同样趾高气扬地与上海“贸易通商”。帝国主义还在通商口岸强行划定租界。

帝国主义的人侵，客观上也促进了上海进出口贸易发展，上海金融钱庄业随之兴盛，不少人都因开钱庄而发了财。

1896年初，荣熙泰在广东的差事未能蝉联，跟随父亲去三河口厘金局当司账的老二荣德生乃随父亲一起回到了家乡无锡。

干些什么好呢？“开个钱庄吧”。

十几岁时，宗敬、德生两兄弟都曾在上海钱庄学过生意，熟悉存款、放款、贴现、汇兑、记账、打算盘等钱庄业务。荣德生对这三年学徒生涯印象很深，认为：“余之一生事业，得力在此时。”开钱庄对他们来说，可谓轻车熟路。这买卖又和荣熙泰原来的营生靠得近，父子三人很自然地想到了一起。

钱庄开设在上海鸿升码头，资本3000元，荣家出资一半，另一半招股，取名广生钱庄，很快就正式开张。由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钱庄经营上海、无锡、常州、常熟等地汇兑业务。

可是钱庄开办不到半年，这一年夏，荣熙泰病逝，遗下荣氏两兄弟。兄弟俩自知年轻，经营业务格外小心。1898年后合伙人退出，钱庄便由荣氏独家经营，此后两年获得了丰厚利润。

江南水乡养蚕和缫丝业向来很发达。母亲石氏就一直利用家有的十多亩田地种桑养蚕。荣家开设的广生钱庄除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收蚕茧，在荣巷住宅后面，开设了公鼎昌茧行。钱庄加茧行，就比一般茧行有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利用时间差无息运用顾客的汇款来收茧，加上又与无锡丝厂老板有交谊，可以把收来的茧

^① 上海市档案馆编：《追忆——近代上海图书》。